

《三国演义》中蕴含的医学思想发微

吕乐¹ 赵红鱼²

(1.呼和浩特市蒙医院 2.内蒙古医科大学中医学院)

摘要:《三国演义》作为我国四大经典名著之一,是我国第一部历史演义小说,开辟了历史纪实与民间传说相结合,亦虚亦实的文学创作道路,在我国文学史上具有不可撼动的地位。中医药文化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长期以来观察自然、生命发展规律,同疾病斗争智慧的结晶,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为探索中国古典文学中的中医药元素,通过中医药文化和传统文学的交叉研究,增强中医药文化自信,同时从新的视野下探索中国传统文化,本文挖掘整理《三国演义》中的医学思想及相关内容,阐述如下。

关键词:三国演义;医学思想;中医药文化

《三国演义》成书于明初洪武年间(公元1368年~1398年),书中描绘了东汉末年西晋初期近百年的历史风云,而在此期间,社会动荡不安,瘟疫四起,战火不断,百姓流离失所,这些都间接的推动了当时医学的进步,涌现出了如张仲景、华佗、王叔和等伟大的医家以及《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脉经》、《五禽戏》等诸多宝贵医学财富流传后世,这一时期的学术成就对于中医学之后的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三国演义》全书内容基于此历史背景之下,书中多处章节体现了医学相关内容,虽有部分演义成分,但依然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了当时医学的发展以及社会普及程度。

1. 医者的德行修养

医学在中国古代被称之为“仁术”,只有品德高尚的人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医者,书中第二十三回“弥平正裸衣骂贼,吉太医下毒遭刑”中^[1],时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杀害贵妃,使汉帝沦为傀儡皇帝,在国舅董卓等忠臣一筹莫展之际,随朝太医吉平谓董卓道“某虽医人,未尝忘汉”,并表示愿趁给曹操治头风之机毒杀曹操,为打消董卓的疑虑,他当即咬下一指为誓。结果事情败露,被曹操严刑拷问,吉平面不改色,宁死不屈。眼见刺杀无望,吉平悲痛万分,朝向汉帝宫廷的方向跪拜大喊道“臣不能为国家除贼,乃天数也!”,随后一头撞死在石阶上。后有诗词赞其曰:“汉朝无起色,医国有称平,立誓除奸党,捐躯报圣明”,吉平在小说中虽只是一介儒医,但在家国大义面前,表现出铁骨铮铮,泰然赴死的英雄气概,完美诠释了我国古代对医生的最高评价——“上医医国”的形象。又如第七十五回“关云长刮骨疗毒,吕子明白衣渡江”中^[2],关羽右臂中毒箭,箭毒入骨,急需治疗,当时的名医,有“外科鼻祖”之称的华佗听闻后,主动不辞艰辛前来医治,于是便产生了“刮骨疗毒”这一经久不衰的典故。“刮骨疗毒”这一段外科治疗过程,在小说《三国演义》和正史《三国志》当中均有详细记载。经华佗治疗后,关羽中箭伤臂明显好转,大喜曰“此臂伸舒如故,并无痛矣,先生真神人也!”。关羽以黄金百两作为酬谢,怎料华佗顷刻色变,谓关羽曰:“某闻君侯高义,特来医治,岂望报乎?”,坚辞不受。仅寥寥数语,将华佗的高尚的医德展现的一览无余。

《言医·序》中记载“德不近佛者无以为医,才不近仙者不可为医”。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对医生的个人品德修养的要求是极高的,在治病救人的过程当中要怀有一颗普度众生疾苦的仁爱之心,不得“自逞俊快,邀射名誉”、“恃己所长,经略财物”,甚至认为医生的最高境界应该是心怀天下,为国为民,上升到了“上医医国”的高度。《三国演义》中出现的两位代表医家吉平和华佗,品性谦厚,医术超群,且怀有一颗忠义爱国之心,而就是这样伟大的两位医家,最后均死于“奸雄”曹操之手,罗贯中通过描写两位大医的遇害,从侧面烘托了小说中曹操凶狠残忍的人物性格,达到了非常好的艺术展现效果,同时可见《三国演义》虽是一部以权谋战争为主线的历史小说,但对于医者却有极高的评价,尤其是以吉平、华佗为代表的医生形象,更是为后世医家行医处世树立了典范,影响深远。

2. 医学知识在士子中的普及

医学作为“仁术”,在中古历朝历代文人士子中均具有较高的普及度,《三国演义》中,有关医学的专业论述随处可见,如在第四十三回“诸葛亮舌战群儒,鲁子敬力排众议”当中^[3],诸葛亮出使东吴,在朝堂之上论刘备只是暂居劣势,需休养生息,日后必定厚积薄发的一番中医理论,以医论政,显示了诸葛亮深厚的医学功底,“鹏飞万里,其志岂群鸟能识哉?譬如人染沉疴,当先用糜粥以饮之,和药以服之,待其脏腑调和,形体渐安,然后用肉食以补之,猛药以治之。则病根尽去,人得全生也。若不待气脉和缓,便投以猛药厚味,欲长安保,诚为难矣”。《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味厚则泄,薄则通,气薄则发泄,厚则发热,壮火之气衰,少火之气壮,壮火食气,气食少火,壮火散气,少火生气”。指出了气味过于浓厚的药物会损伤人体的正气。人体久病,正气已虚,虚不受补,不可妄用补药,更不可擅用攻伐之药,用药需和缓,等到正气恢复,方可用厚味以补虚,猛药以攻邪,体现了辨证论治以及药食气味的理论内容。再如第五十二回“诸葛亮智辞鲁肃,赵子龙计取桂阳”^[4],鲁肃对周瑜说道“吾观刘琦过于酒色,病人膏肓,今见面黄羸瘦,气喘呕血,不过半年,其人必死”。《难经》中有云“望而知之谓之神”,望诊在四诊当中具有重要地位,“有诸内者,必形于外”,通过观察人体外在表象以推测健康状况以及疾病的进展,是中医诊断疾病的重要手段。再如曹操“望梅止渴”一事,使得将士们在极度干渴的情况下顺利到达营地,正是利用条件反射来正向干预人体的典型实例,成为传世名典。

东汉末年期间战乱不断,百姓命运悲惨,故使得“医圣”张仲景在当时发出了君子应当“进则救世,退则救民”的感慨,北宋时期著名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也提出“不为良相,便为良医”,反映出了中国古代文人士子对于医学的尊重以及作为一个君子应当有济世救民,救苍生于水火的觉悟,可见在《三国演义》当中体现出了较高医学水平的辨证论治的思想,如诸葛亮和鲁肃分别作为两个割据政权的政客,本非医人,但却有深厚的医学功底,而诸葛亮所创“诸葛亮行军散”至今仍然在临床当中被使用,“不为良相、便为良医”在《三国演义》中得到了具体体现。

3. 情志致病的重要性

中医学历来非常重视情志变化对健康的影响,正所谓“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思则气结,恐则气下”。过度的情志可以导致疾病的发生,同时情志致病,亦可用另一种情志来治疗,如怒胜思,悲胜怒等,称之为情志相胜法。《三国演义》中共记载1100多个人物,其中有很多人都因为愤怒,悲伤,恐惧等情绪波动而致病,甚至死亡,如第二十三回^[1],国舅董卓“见曹操骄横愈甚,感愤成疾”,第八十回^[5]“刘备闻汉帝被害,痛哭终日,因此忧虑,致染成疾”,第九十三回^[6]“诸葛亮阵前辱骂王朗,“王朗听罢,气满胸膛,大叫一声,撞死于马下”,第四十二回^[7],张飞在长坂桥单枪匹马立于曹操大军阵前,发出雷霆之吼,曹操身边夏侯杰“吓得肝胆俱裂,倒撞于马下”,又如曹操欲杀左慈不成,见黑风中群尸皆起,受惊而成疾,刘备斩刘封之后,听闻刘封毁书斩使之事,心生后悔,

(下转第225页)

(上接第 211 页)

加之关羽身故,每日哀伤,以致染病等。以及耳熟能详的“诸葛亮三气周公瑾”。关于情志治疗方面,第四十八回^[8],赤壁之战前夕,周瑜与诸葛亮定下火攻之计,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正观之际,一阵风过,周瑜猛然想起一件事,大叫一声倒地,口吐鲜血,不省人事,原来是时值隆冬,只有呼啸的北风,而欲用火攻,必须有东风,周瑜突然意识到这一点,急火攻心而发病。诸葛亮谓鲁肃曰“公瑾之病,亮亦能医”,开出了“欲破曹公,需用火攻,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的“处方”,临战之日,果然东风至,周瑜大喜,无药而愈,这是典型的“喜胜忧”情志疗法的体现,包括第二十二回^[9],曹操袁绍大战前夕,曹操由于思虑过度,头风病复发,袁绍幕僚陈琳奉命撰写“讨贼檄文”,整篇文章将曹操羞辱的体无完肤,文章传至曹操处,“操见之,毛骨悚然,出了一身冷汗,不觉头风顿愈”,也属于情志疗法的典型案例。除此之外,《三国演义》中多处内容也暗示了情志对于疾病预后的影响,如江东周泰深夜为保护孙权只身抵挡山贼,身负枪伤十二处,金创发胀,命在须臾,后请得华佗为其医治,经过调养之后,一月而愈,后来孙策在围猎中遇袭,面颊中箭,身中数枪,请华佗徒弟来为其治疗,其徒反复强调“须静养百日,方可无虞,若怒气冲激,其疮难治”,结果一月后,孙策金疮迸裂而死^[10-11]。周泰与孙策同是一病,结局却不同,这与两人的调养方法关系密切,周泰为一武将,身负战伤,可回乡心无杂念安心养病,而孙策则不同,身为江东领袖,军务、政务繁忙,不可一日懈怠,无法做到像周泰一样静心调养,加之本身性格因素,血气方刚,性如烈火,稍不顺其意便怒从中生,极不利于疾病的康复,这些都直接导致了“小霸王”孙策的英年早逝。

太过的情志不仅可以致病,对身体造成极大的损伤,并且可以影响疾病的发展、预后以及转归,如《素问·疏过五论》中“精神

内伤,身必败亡”。《三国演义》中因为过度愤怒、恐惧、思虑等精神情志异常而染疾甚至死亡的人物众多,同时因为情志因素使疾病好转的例子亦不在少数,情志因素对人体的影响在《三国演义》中被体现的淋漓尽致。

4.总结

《三国演义》是我国四大经典名著之一,作为一部文学作品,虽然不是正史,但全书的剧情内容却也尊重史实,重大事件和关键人物均在正史基础之上加以艺术创作,从东汉末年至西晋初年这一段历史时期中,中医学得以飞速发展,而在《三国演义》当中,与医学相关的内容比比皆是,涉及到辨证论治、内科、外科、儿科、养生、情志病、病后调摄等多方面内容,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了当时历史背景之下医学的进步以及医学思想的普及,中医药文化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笔者通过对《三国演义》中医学思想的梳理,从医学视角下重新解读这部经典名著,以为中医传统文化研究提供新的方向与思路。

参考文献:

- [1]罗贯中.三国演义[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8:193-201.
- [2]罗贯中.三国演义[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8:618-623.
- [3]罗贯中.三国演义[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8:353-361.
- [4]罗贯中.三国演义[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8:421-427.
- [5]罗贯中.三国演义[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8:653-661.
- [6]罗贯中.三国演义[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8:765-774.
- [7]罗贯中.三国演义[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8:346-352.
- [8]罗贯中.三国演义[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8:392-397.
- [9]罗贯中.三国演义[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8:266-274.
- [10]罗贯中.三国演义[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8:121, 240.
- [11]罗贯中.三国演义[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8:240-246.